

贵州：“六步战法”巩固脱贫成果

■记者手记

夜里9点半，一团浓稠的雾气将房屋、操场包裹起来，一个小时前还在闪烁的满天繁星隐去了身影。借宿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瓦古乡尼勒觉村小学的第二个夜晚，我们与扶贫干部围坐在饭桌边，饭菜已经凉了许久，“龙门阵”还在继续。

此行凉山，我们从昭觉到美姑一路走来，探访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偏远村庄。今年是脱贫攻坚冲刺之年，凉山还有17.8万贫困人口要脱贫，四川省7个未摘帽的县全部集中在凉山，其中就有我们蹲点的美姑县。

尼勒觉村离乡政府20公里，海拔2340米的村是我们借宿的地方。

由于疫情，学校还没有迎回师生，我们的“室友”是同样借宿在此的4位驻村扶贫干部——48岁的曾建平，来自乐山市夹江县发改局，是位转业的老兵；25岁的刘翔，来自遂宁市委卫健委；40岁的王章，来自乐山市井研县中心小学；39岁的彭杨，来自成都市公安局。四个大老爷们同住已近两年，白天各干各的活，夜里聚在一起，活像一家四口。

老曾烧得一手好菜，但村小厨房的条件实在简陋——水管接在室外，无论寒暑，洗碗洗菜都在户外，电炉也用了些年头，每次拧开关都得把手擦干，一不小心就会被“崩”到。但这一切并不影响大厨施展才华，厨房里备有泡菜坛，也有自制的萝卜干。

每天早晚是尼勒觉村最冷的时候。特别是太阳落山后，气温能从二十多摄氏度降至两三度。

借宿的两晚，彭杨将他的“单间”让给了记者。这间原来堆放杂物的仓库入夜后更加阴冷，寒气透过薄薄的门板渗进来，即使开着电暖器，也只能暖和机身周围一小块地方。

洗漱是每天最纠结的事情。只有在这里才能意识到，城市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的事情是种奢侈：水龙头里24小时的热气，一按即冲的马桶，不会被风吹得咋咋作响的门……

保障安全用水是“两不愁三保障”的硬指标，也是大凉山移风易俗、引导村民养成“五洗”（洗脸、洗手、洗脚、洗澡、洗衣服）良好生活习惯的前提。然而，寒冷加上热水不便，我们的“好习惯”也犯了难。

尼勒觉村党支部书记沙马石日说，过去祖祖辈辈吃水都靠人背，因为珍贵，绝不能浪费在洗衣这类“面子功夫”上。两年前，这里铺设了管道，建起了蓄水池，群众用上了自来水，一些老人激动得老泪纵横。但基础设施的改善并不能一夜之间改变生活习惯，房内凌乱，不注意个人卫生，“视觉贫困”是许多贫困村的共同特点。

对于老兵曾建平来说，尼勒觉村是他的新战场。“我服役的部队是经历过长征和抗战的老虎团，现在来扶贫也是打仗。从每天叫村民洗脸、洗手做起，一件件小事做好，面貌一定会改变。现在美中不足的是自来水水压不够，群众家里装了太阳能热水器，热水出不来。”老曾说，今年要争取资金，解决这个问题。

尼勒觉村在册有180户739人，去年摘了帽。许多村民已经通过易地安置、村内集中安置等途径告别了土坯房，住进了新居。

“现阶段脱贫主要是靠了国家的好政策。”老曾给记者算了笔账，除去建房、修路等大笔投入，仅去年一年，全村光是粮食直补、退耕还林补贴，10个公益性岗位的工资、低保、残疾人补贴等转移性收入就超过100万元，但村集体经济发展一直是瓶颈。

去年，村里成立了养羊合作社，养了10只羊，年底卖掉两只赚了3000元。这成为尼勒觉村历史上第一笔集体经济收入。

彭杨驻村的古觉村情况也类似。今年，村里46户贫困户将全部迁入新居，但要摘帽还必须发展集体经济。

瓦古乡如今村村都建起了牛圈，下一步全乡将重点发展肉牛产业。

在帮扶干部们看来，“两不愁三保障”解决了绝对贫困，但要拥抱新生活，必须解决思想意识的落后。

瓦古乡邻近凉山玛瑙的矿脉，当地不少人前些年因为南红发了财，却宁肯把钱花在高额彩礼、做迷信活动、大办白事、去县城购“高消费”几把，也不愿改善生活条件。

“过去这里村里，走出去的人少，不知道更好的生活什么样。现在村里打工的年轻人多了，也慢慢带回了新思想，有了改变的功力。”他说。

尼勒觉村小只有两间教室，虽然条件简陋，但学校从不缺关注，3位老师都是支教的志愿者，扶贫干部也带来了许多资源。彭杨的“单间”里，不仅有成箱的饭盒、食品，还有两大箱口罩，都来自朋友的捐赠。

学校门口有一块远近闻名的足球场，由英国著名球星迈克尔·欧文捐赠，2018年建成。在这早春时节的大山里，绿色的人工草皮和大山暗沉的颜色形成鲜明对比。球场是全村的空地，每当孩子们踢球时，周围就站满了观众。

这给了彭杨很大触动，“运动不仅能强身健体，也能潜移默化地出积极向上的力量。”他说。最近，他又联系了爱心人士，准备在山下再建一个足球场。

在村里待了三天后下山，我们被运送建筑材料的大卡车堵住了，正好有机会观赏风景。不知不觉间，小溪边高大的辛夷花已在枝头怒放，道旁的野花比来时更加繁茂，每一件微小的事物都在提醒我们——改变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记者吴光于、李力可）新华社成都3月22日电

新华社贵阳3月23日电（记者王丽、李惊亚、刘智强）对于深度贫困村甘塘村的233户群众来说，这些年生活中的新鲜事可真不少：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孩子上幼儿园有校车接送，网上购物都能送到村里来……最近还给每家每户装上了分类垃圾桶，有保洁员专门收集处理垃圾。

“以前是人畜同居、猪粪遍地，现在村里的垃圾都要实现无害化、集中化处理。”村支书蔡盛琴说，精准扶贫让深度贫困村变了样，从过去在贫困中苦熬的“干塘村”，到现在产业兴旺的“甘塘村”，条件好了，环境变了，农村人居环境和文明程度也要不断提高，才能逐步实现乡村振兴。

甘塘村所在的贵州省麻江县2019年4月宣布脱贫出列，按照“目标不变、力度不减、队伍不撤”的原则，脱贫摘帽后，全县依然坚持以脱

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产业扶贫、农村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医疗扶贫、农村饮水、人居环境整治等七个工作“专班”不变，“县、乡、村”三级脱贫攻坚工作队也不撤。

截至今年3月，作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贵州66个贫困县（区）中已有57个宣布退出贫困县序列。为了有效巩固提升脱贫成果，贵州按照“力度不减、政策不变、责任不松”的要求，提出“六步战法”，即在脱贫出列后继续打好精准扶贫基础性工作巩固提升战，产业和就业扶贫巩固提升战，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巩固提升战，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巩固提升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巩固提升战和基层组织建设和建设巩固提升战。

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贵州脱贫出列县普遍保持“四个不摘”巩固脱贫成果。黔东南州瓮安县委书记张文强说，

“乡村网格化”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摸清了农村家底，同时也培养了一支与农村群众紧密联系、农村情况了解深、农村工作能力强的工作队伍。县里脱贫攻坚作战图不变、工作队不走、网格员不撤，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夯实乡村振兴基础上来。

脱贫效果实不实，要密切关注边缘人口、特殊群体，防止返贫和新的贫困发生。铜仁市万山区建立防贫预警机制，根据贫困户现有产业、就业、家庭收支及致贫主因等情况，划定红色、黄色、蓝色三级预警，根据不同预警级别，提供针对性帮扶措施。万山区区长张吉刚说，每年年底启动返贫预警等级评定工作，因户因人针对性制订帮扶措施。

黔东南州麻江县对已脱贫人口实行分类管理，对稳定脱贫人口加强产业扶贫、金融扶贫、

农业保险等帮扶措施，引导防范扶贫产业市场风险、扶贫小额信贷还贷风险等，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欠稳脱贫人口帮助发展增收项目或解决就业，稳定增加收入；对兜底脱贫人口继续救助、精准帮扶。

脱贫出列后，遵义市习水县驻村工作队仍按照“一访二看三算四评五清”五步识别法精准识别，动态监测贫困户。习水县委书记向承强说，要用标尺量出“真穷人”，公开晒出“假穷人”，动态录入“返贫人”，问责监督“滥权”，确保符合贫困户的有一个扶一个，走上致富路的一个退一个。

统计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贫困人口从923万减少到30.83万，累计减少贫困人口892万多人，贫困发生率从26.8%降至0.85%。曾经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成为全国减贫人数最多的省。

■苗山脱贫影像志

她和她的姐妹们

下图是一张拼版照片，上排从左至右：返乡创业的何慧琼、欧意凤、杨美燕、梁小哲、陈浩；下排从左至右：石秋香、梁王梅、黄玉萍、吴春颖、吴冬仙。（3月13日至3月21日摄）

融水苗族自治县是广西深度贫困县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劳务输出

大县，外出务工是很多贫困家庭增收的主要渠道。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深入推进，融水县就业创业出现“凤还巢”现象，不少在外地打拼的妇女，利用所学技能回乡创业。

据统计，截至目前，融水返乡创业妇女人数累计1300多人，创业项目包括养殖

场、农家乐、餐馆、农业专业合作社等。当地政府以“巾帼脱贫建新功”为主题，开展系列服务妇女就业创业工作，打造72家巾帼扶贫车间和巾帼脱贫示范基地，培养一支“返乡创业女能人队伍”，带动上万名留守妇女发展产业，实现就近居家就业创业。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影报道



甘肃：引洮脱贫活水来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张钦、任延昕、多蕾）世界水日前夕，甘肃投资规模最大、引水渠线最长、覆盖地区最广、受益群众最多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引洮供水工程二期全线复工，为助力如期脱贫全面冲刺……

引洮工程是甘肃中部地区广大群众魂牵梦绕60年的圆梦工程。2014年底，引洮供水一期工程建成通水，至今已走过五个春秋。从“水比油贵”到“源头活水来”，陇中大地增添诸多新生活和希望。

“水和馍馍饭一样重要”

以甘肃省定西市、白银市会宁县为代表的陇中地区干旱缺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三十六分之一。不解水困，无以脱贫，因为“水和馍馍饭一样重要”。

77岁的费喜庆是定西市安定区鲁家沟镇三湾村人，家中小院建在山丘一侧，最近的邻居也隔着一道山岗。

山高路远，农户稀疏。水的宝贵是他打小便知晓的事。

童年记忆里，家中大哥肩负着找水的任务。两个载重30多斤的铁桶，十几公里的找水山路，大哥每天都要走一遍。

后来，这担挑水担压在了费喜庆肩头。近处的沟渠里是苦水，牲口饮用勉强凑合。若要人饮，少说要翻过几个山头，还得连夜排队。

夏天集雨，冬天收雪，没雨没雪就靠运气、凭经验。“馍馍饭可以少吃，没水可怎么熬。”

他说。“引洮河清流，解陇中之渴”。1958年，引洮工程开工，但受财力、技术条件等制约，于1961年被迫停工。

上世纪末，集雨水管工程成了缓解人饮困难的救命工程。三湾村家家户户修了“罐罐窖”收集雨水。不过，遇上大旱，往往是一桶窖水半桶泥。

2007年，引洮供水工程重新开工。建设者们力克涌水、涌沙、塌方、变形等地质难题，终于在2014年底建成一期工程，让225万余甘肃人喝上甘甜的洮河水。

昔日藏雪、集雨的“救命窖”，如今成为家庭养殖存水的蓄水池。净水器不再热销，太阳能热水器、淋浴器的乡村广告铺天盖地，家用浴室已司空见惯。

源头活水活产业富生活

活水注入旱原，浸润土地，盘活产业，农民脱贫水到渠成。

在定西市渭源县，引洮水浇灌出致富花，把昔日穷山岗变成了“鲜花乡”。

2018年，借助东西部扶贫协作，原产自南方沿海地区的金丝皇菊扎根渭源县峡城乡。51岁的峡城乡村民姚文生不再外出打工，改种四亩金丝皇菊，成了一位花农。

“这干巴地也能种花，第一次听说真是不信。”他笑道。去年，他一亩地纯收入达12000元，年收入赶上外出务工的三倍。

渭源县上湾镇的塑料大棚里花香四溢，轨道灌溉设备挂于半空，细密水雾淋在下方玫瑰花骨朵上。

“以前用水紧张，人饮都困难，搞产业根本不可能。”上湾镇党委书记张会平说，如今不仅人饮安全有保障，花卉产业也发展起来，上湾镇种植玫瑰花的亩均收益达8000元。

为生态修复补充生态用水

从3月12日开始，引洮供水一期工程开闸放水，为流经定西市、白银市的关川河、大威河、秦祁河等河流补水。

关川河是黄河支流，秦祁河和大威河是渭河支流。最近二三十年，这些河流经常断流。河流所流经的地区也是植被稀疏、山体裸露的重要水土流失区。

2019年3月，甘肃省引洮工程建设管理局利用引洮供水一期工程管钱为这些河流补水，几条河流实现全年不断流。同时，河流沿线地下水位回升，水质改善，沿线种植蔬菜的群众也多了起来。据甘肃省引洮工程建设管理局介绍，他们将大力为生态林供水，为水土流失治理、生态修复提供“给养”。

引水的步伐还在继续。2015年8月，引洮供水二期工程开工，计划工期70个月。全部建成后，引洮工程有望解决甘肃六分之一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据新华社福州电（记者顾钱江、王成、章博宁）说起在福建农林大学学习养蜂技术的经历，身材精瘦的郑全富眼里发亮：“看到蜜蜂一窝一窝地快速培育出来，简直就像变魔术。”

“曾经一贫如洗的郑全富一家变富了，靠的就是这‘连做梦都不敢想的魔术’。”

2014年，郑全富的人生跌入谷底。身为家里“顶梁柱”的他，遇车祸身受重伤卧床，瘫痪的岳父、丧失劳动力的岳母和小舅子、嗷嗷待哺的幼子，家庭的重担令郑全富一度绝望。“跟人借100块钱都借不到，因为怕我还不起。”说起辛酸往事，他眼眶泛红。

这个名叫“全富”的汉子，被核定为福建省顺昌县洋墩乡洋坑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还躺在病床上，县里、乡里和村里的干部就来看我，跟我商量脱贫门路。”早有主意的郑全富提出，他“想学养蜂”。

洋坑村地处闽北岩山脚下，上千亩生态林植被丰富，四季有花，是一个蜜源“宝库”，这里属中亚热带气候，蜜蜂越冬不难，自古就有养蜂的传统。养蜂并非重体力劳动，瘦弱的郑全富早年就断断续续养过蜂。

每年4月前后，本地有种兰花开放，特别能吸引蜜蜂闻香而来。郑全富一头挑着蜂箱，一头挑着兰花上山，受到“诱惑”的蜜蜂便会成群飞来，身陷养蜂人芳香的“陷阱”。

“以前完全是这种土养，专业技能几乎为零，关键是不掌握蜜蜂育种技术，只能小打小闹。”郑全富坦言。

了解到福建农林大学蜂学院定期组织培训班，乡里便利用结对帮扶领导争取来的5000元产业培训资金，提前跟校方联系，给郑全富报了名。2015年底，大病初愈的郑全富，参加了这期近20天的培训班，在“养蜂世界”里如饥似渴地学习。

“感觉自己学会了‘降龙十八掌’，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的技术，我一个农民竟然也学会了。”谈起养蜂技术，郑全富滔滔不绝，“养蜂先养王，蜂王选种最重要；中蜂‘喜新厌旧’，有新蜂巢才会大量产卵……”

养蜂过程中，郑全富遇到难题就向农林大学的老师请教，技艺越发娴熟，养殖的蜜蜂从最初的十几箱已增加到目前的500多箱。

春分时节，细雨如酥，大山里绿草青青、水汽氤氲，千树万树悄然孕育着花苞，预示4月中旬的第一个“流蜜期”越来越近了。此时，郑全富全部心思都在壮大蜂群上。

小山坡上，无患子树下，数十个蜂箱散布其间，郑全富揭开一个，拿出巢框查看蜜蜂繁殖情况，嗡嗡的蜂鸣声不绝于耳，“一片巢框能容纳1500只左右的蜜蜂，一个蜂箱可养殖蜜蜂超过1万只。”

“2018年蜂蜜产量4000多斤，收入20万元；2019年受洪灾影响，蜂蜜产量下降，但是靠卖出的500箱蜂种，也赚了20多万元。”已然精通“魔术”的郑全富一语道破了“穷帽”，全家人从低矮的小土房搬进了明亮宽敞的新居。“我起死回生了。”郑全富开心地说，“苦日子过去了！”

郑全富成了十里八村知名的养蜂模范，不少村民慕名前来学艺。郑全富被扶贫部门聘为讲师，定期给贫困户授课，他前后收了40多个徒弟，毫无保留地传授养蜂技术，还免费赠送蜂种。曾是贫困户的黄启盛师从郑全富学养蜂4年了。“现在我有30多个蜂箱，学养蜂第一年就赚了1万多块。”黄启盛说，“准备继续跟师傅学，学养蜂一辈子都学不完。”

在政府推动下，郑全富注册成立了顺昌县手拉手互助养蜂合作社，计划把更多的贫困户拉进来，一起致富。洋墩乡党委书记施萍透露，正在谋划上线全封闭罐装生产线，把蜂蜜产业做大做强，还准备申请地理标志产品，打响洋墩蜂蜜品牌，名字就叫“兰花蜜”。

养蜂人郑全富的「魔术」